

如何以「这是我穿成女配第十六（n）年，我好像喜欢上男主了」为题写一个 HE 文？

（已完结）

这是我穿成女配的第三年，我好像喜欢上男主了。

可男主是我九叔。

我还没来得及向九叔倾诉爱意，我就丢了清白。

就因为我肖想了女主的男人？这是对我的惩罚？

1

昨日，萧老夫人把我训成一只鹌鹑，我心情颇为不好，拎了坛子酒回来，喝的迷迷糊糊之际，我屋门被撞开了。

我瞥见一个身材颀长的男子，只是还来不及看清楚他容颜，蜡烛被袖风熄灭。

我闻见一股诡异的奇香，接着男子高大的身躯压了上来，我会拳脚功夫，身手敏捷，下意识反抗，可对方更甚一筹，我被压

制。

几个来回，我被折腾没了力气，我被他压在床榻上，双手被举过头顶，那人吻住了我的唇。

灼热的气息笼罩在我身上，对方体温高的不似正常人，力道也蛮横。

许是被人下了药。

我从来没有清楚的感受到男女悬殊的差距，那一刻，身下痛的宛若一场凌迟。

窗外电闪雷鸣，屋内温度一点点攀升，我挣扎不开，只由他在我身上起起伏伏。

一夜荒唐，醒来后我浑身酸疼，几乎没办法行走，直到现在，都有些酸涩的疼痛。

诺大个萧府，闯入贼人，还闯到我屋里？

我院子在最里面的啊。

我思虑再三，觉得是熟人作案。

而且，我已经有了怀疑人选。

萧承风！

不怪我怀疑他。

我闻见一股熟悉的香味。

就是萧承凤衣裳上那种香。

而且，今日他又来找我吵架了。

「顾娇娇！」

声嘶力竭的嗓音传来。

屋门被踹开，萧承凤怒气冲冲地进来，长臂一扫，桌子上茶杯稀里哗啦碎了一地，「我们萧府收养你，已是大恩，你居然跑到祖父面前，挟恩相胁，让我娶你？」

我他妈……

我仔仔细细地盯着他。

脖子上没有可疑痕迹。

身上呢？

看不见。

他见我不说话已经动手了，我不甘示弱，拽住了他衣裳。

结果就是，他撩起了我袖子，我拽开了他衣领。

要知道是你这个畜生，我宰了你。

可没有，除了被我抓的有些红之外，他皮肤上没有任何痕迹。

不似我手腕上青紫痕迹斑驳。

不是他。

萧承风被我恬不知耻拽他衣领震惊地不得了，双手胡乱一笼，后退数步。

「无耻，你居然……居然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倒先红了脸。

「老子不干净了！」

这话应该我说。

我目光凉凉地看着他，「你没有过女人？」

萧承风脸唰的黑了，又红了，黑红黑红的，「顾娇娇，你不要脸，活该你被人揍！」

他指指我手腕上的青紫痕迹，转身跑了。

我：你是对揍人有什么误解？我明明是被……狗咬了。

「顾娇娇，你最好别肖想我，我誓死不会从你的！我还会折磨你到死！」

萧承凤折回来放完狠话，还不忘把我房间里首饰扫荡一空。

我又腰，气的冒火，要不是我怕身上的痕迹被人发现，我早就冲上去揍他了。

唉！

放狠话而已。

揍不得。

萧老夫人本就不待见我，我再把她宝贝孙子给揍了，那不是自找没趣吗？

再说，萧爷爷对我是真好，他如今身体不好，年轻时落的病根太多了，大夫说没几年好活了。

陪萧爷爷走完最后一程，我就离开萧府。

可话说回来，不是萧承风，还真是闯入了贼人？

我心一酸。

我不干净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黑化吧。

3

我安慰好自己，权当被狗咬了一口。

大不了等找到那条狗时，剥皮抽筋，才拿出药膏细细涂抹。

安慰归安慰，真的看见身上斑斑痕迹，我还是红了眼眶。

可我这样，还能馋九叔身子吗？

呸，我其实是看中九叔人。

萧九爷，萧锦辞，萧老夫人的老来子，自小受尽宠爱。

可九爷身子不好，深居简出的，不念书，不习武，也不爱出门。

本该活成京城最风流恣意的纨绔少年郎，却成了病病歪歪的药罐子。

他是男主，会有女主救他于水火，一起走上康庄大道。

我是女配，看吧，注定的爱而不得，前途堪忧。

我叫顾娇娇，原主爹娘早没了，外祖母外祖母独自把她拉扯到十七岁时，病重了。

撒手人怀前，她交给原主一块玉佩，让原主带着去京城萧府，找萧老爷子要个恩情，让萧府收养她。

女配就是女配，不似主角，万箭穿心都还能再抢救一下，一个风寒，小命呜呼了。

我就是这个时候穿了过来。

按照老人家遗训，我拿了玉佩去萧府。

萧老爷子年轻时，有一次公干被刺杀，原主外祖母救了他一命。

多好的美人救英雄的桥段，原书虽然没写，可我严重怀疑两位肯定暗戳戳地擦出了激情的火花。

否则，萧老夫人知道我的存在后，为何对我横挑鼻子竖挑脸？

还要滴血验亲，看她是不是被绿了。

结果很满意，激情未遂，没酿成人间伦理惨案。

我成了萧府顾小姐。

4

我把脖子围的严严实实，打算出门一趟。

按照我多年看书的经验。

女配没有主角光环。

被咳咳肯定会怀。

出门肯定会撞见人。

要是被发现浸猪笼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概率会成功。

当然，可能没死，可那会也是千人骂，万人道。

我哆嗦身子，花了一个时辰，小心再小心，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我一出门就蒙了脸，换了衣裳，找到一家离萧府很是远，不起眼的药铺，「掌柜的，我要避子药。」

兴许是我遮遮掩掩地样子过于猥琐，掌柜的连看我好几眼，才开出了药。

「十二文。」

一手交钱一手拿药，我潇洒转身，松了口气，出医馆时淅淅沥沥的雨下下来了。

路过醉香楼时，我看见熟悉的人影绕到醉香楼后门。

萧承风。

萧家这位公子，别的不行，逛青楼没人比他熟，被发现后，萧太傅和萧爷爷混合双打，家规都抄了上千遍了，还是没能改掉他爱逛青楼的破习惯。

就这样你还说没有过女人，你活该被揍。

我对他的事不感兴趣，除非特别有趣。

我毫不犹豫跟了过去，躲在不远处。

醉香楼后门打开了，萧承风一脚踏进去，人影都没看清，就被丢出去了。

爽，怎么不再揍他一顿呢？

我憋笑憋的特痛苦，拼命的忍，忍的双肩抖个不停。

「晗初，你出来见一见我，就一面，我有话和你说。」

仿佛是为了衬托萧承风的悲惨，天空一道惊雷划过，大雨倾盆，他比落汤鸡都还狼狈，他却纹丝不动。

「晗初，今日你若不出来，我就不走。」

哦，原来是看上楼里的姑娘，人家没看上他啊。

他的相好不出来，也没什么可看的了，我冒雨回了萧府，正好借着淋雨染了风寒去厨房熬药。

我又不是萧府正牌小姐，厨娘丫鬟对我自己熬药这种事见怪不怪，也没人来帮忙，用不着巴结。

熬完药我一锅端着回屋了，雨太大了，我想抄近路，可要抄近路，就要从九叔的院子穿过去。

九叔喜静，院子里没放几个人伺候，雨这么大，他不会出来的。

我快步走去，到走廊拐角处，我看见了九叔。

他立在长廊下，一袭月牙白长袍，眉目如画，清隽动人，淅淅沥沥的雨水好似一层薄雾，让他整个人气质带了几分仙。

他骨节分明的手上攥了一把长剑，寒光凜然，长剑抵在跪在他面前的男子脖颈上。

「九爷饶命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不敢了吗？」萧锦辞唇微微一勾，眼底眸光暗到极致，他修长的手一动，一抹血溅在地上，他白皙的袍子红的妖冶。

男子倒在地上，身下的血汇流成河，顺着走廊流下去，混入雨水中。

我整个人一僵，端的药差点就洒了。

我这算撞见了九叔的秘密吗？

没有主角光环加持，还真是什么都能被我撞上。

我屏住呼吸，放低脚步，低头就走，就听见声后传来玩味地笑，「跑这么快做什么？过来。」

5

我认命地走过去，忽略掉九叔身后倒在血泊里的男人，扯出抹尴尬笑容，「九爷。」

萧锦辞看向我的眸光暗了暗，顿了会儿才道：「吓到了？」

「没有。」我老实回答。

「走吧。」

「九爷……」

「怎么不和承风一样喊九叔？」

他是你亲侄子，我又不是你亲侄女，心里这般腹诽，可我还是乖乖喊了一声，「九叔。」

扮猪吃老虎，可是我的强项。

萧锦辞一下子就笑了，他笑时眼睛不似寻常平静如一滩死水，里面星光点点，深邃又迷人，「端了什么？」

「风寒药。」为掩饰我的心虚，我还有模有样地打了个喷嚏。

「进屋喝吧。」

我要拒绝，萧锦辞已经走出去好远了，只好跟进去了，我一只脚迈进门槛，道：「九叔，我还是先回去了，怕传给……」

「分我半碗。」萧锦辞忽地道：「九叔昨夜着凉了。」

我：要是给九叔喝了避子药，会不会把他喝死过去？

我思绪混乱，就见他骨节分明的手已经端过我的药壶，自个倒了小半碗，我一把抢过，萧锦辞手一偏，我抓住了他手。

如今分明是夏日，他手却凉似寒冰，冻的我微微一缩。

萧锦辞视线缓缓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，饶有趣味，「小娇娇可别趁机占九叔便宜。」

臭不要脸。

我接过碗，一口全把药干了，连药壶里剩下的都没剩，就差把残渣都扣出来吃了。

「没了。」

「恩，真乖。」萧锦辞笑意更深，「这次没浪费药。」

我愣了愣，一时无言。

我极其不爱吃苦哈哈的中药，每次都是喝一半，倒一半。

可九叔怎么知道的？

「小气鬼，九叔自己有药，不和你抢。」

我眼眶一酸，差点就脱口而出，九叔要不你别要你的女主了，你和我在一起吧，我陪着你，陪你治病。

你要是死了，我可能会做不到和你一块死，可我会给你守寡的。

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
九叔对我又不是男女之情。

况且我没清白了，我不介意，不代表别人不介意啊。

「小小年纪，怎么活的跟个老太太似的。」萧锦辞揉揉我脑袋。

我拿掉他手，「九叔，别占我便宜。」

惹的萧锦辞笑了，「小丫头还学会呛人了？」

他说完话题一转，「昨夜府里进了贼人，有没有吓到你？」

我手僵了僵，面上一脸茫然，「府里进贼人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睡的可死了。」

「是吗？」

不知为何，我觉得九叔话里隐约有几分遗憾。

遗憾我没被吓到？

想想又不是，九叔性子虽阴晴不定，有时候也会恶劣地捉弄我，可分寸把握的极好，待我们小辈还是挺不错的。

只是，辱我清白的人，我势要把他千刀万剐！

「九叔，你的病会好的。」

「是吗？」萧锦辞敛了眼底的清疏，含笑，可一双眸子里都是灰世的情绪。

我认真道：「真的能好。」

我没撒谎。

原剧情就是如此。

九叔会遇见他的命定另一半，治好了病，他们一块撑起了萧府。

只是原剧情里，原主那个炮灰女配还没入府就得风寒死了，如今我穿了过来，打乱了节奏，所以顺带女主出场也晚了吗？

可好歹，主线应该是不会变的。

我感慨一声，都是穿越的命，为何就不能让我穿成女主？

既然不是女主，那就别让我遇见九叔啊，就不怕我这个女配因爱生恨？

女主啊女主，三年了，你在哪儿啊，你再不出现，就别怪我不讲道义，要抢你男人了！

6

「娇娇是舍不得九叔死吗？」

「舍不得。」

许是没预料我会这么直白，萧锦辞神色有一瞬间的僵凝，继而低低一笑，「别怕，九叔不是好人。」

「也是，祸害遗千年。」我接梗。

「九爷，老夫人那边找姑娘。」小厮声音传来。

「去吧。」

我出去了，芳嬷嬷在外等着我，她没在我院里见着我，问了下人，说是我在九叔这，故而寻来了。

我和芳嬷嬷过去，才发现不仅仅有老夫人，还有萧爷爷，就连萧太傅，萧夫人都在。

哦，萧承风也在，可他是跪着的，我一开始没看见他。

见我进来，萧承风狠狠剐了我一眼，我回敬他一个后脑勺子，我都听见他被我后脑勺子气的直抽气的声音了。

我一一行礼。

「娇娇来了。」萧爷爷慈祥道：「来爷爷这。」

我乖巧地过去。

萧爷爷拍拍我的手背，对众人道：「今日把大家都喊来，是为了承风和娇娇的婚事。」

「就算天底下女人都死绝了，我也绝对不会娶她！」

「闭嘴！」

屋子里四个长辈异口同声。

我顾不上奇怪萧老夫人态度有异，我惊悚的发现，我的药罐子落在九叔那里了。

九叔应该不会闲的无聊去看里面的药是什么吧？

而且看了，他也看不出来吧。

可人啊，一旦心虚起来，想象力能超神。

我思绪纷乱，完全没注意，萧老夫人喊我的声音。

萧老夫人很不满意，「都要嫁给承风当少夫人的人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。」

我还没答应呢，怎么就到嫁人了？

可萧承风比我更激动，气的嘴巴抽到飞起，「让我娶她，除非我死！」

「那你就去死！」萧太傅声音清冷道：「把小公子带下去，婚事前不得踏出自己房门一步！」

「是。」

「我不娶……」

一开始叫的还挺凶，后来声音渐渐远去，直到听不见。

萧太傅一脸尴尬，「娇娇，是我没管教好承风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说服承风答应婚事。」

我抓抓脑袋，看了一圈屋子里的人。

怕不是萧承风去醉香楼的事被发现了，萧府想让他收心，才会同意婚事？

毕竟以前只是萧爷爷单方面的撮合啊。

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」

7

屋子里安静如鸡。

为了萧爷爷，我什么都能忍，可婚事不行。

萧老夫人看我的眼神仿佛在说，我们萧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

萧太傅夫妇除了有些惊讶，倒没别的神色。

只是萧爷爷，他沉默了良久，道：「怪爷爷，爷爷不知道娇娇的心事，娇娇，你喜欢哪家的公子？爷爷替你去说亲去。」

气的萧老夫人直接摔门出去，在她心里，她宝贝孙子可以拒绝我，我是不能拒绝的。

萧太傅夫妇也出去了，只留我们爷孙。

我对了对手指，「爷爷，他不喜欢我。」

「谁家臭小子这么没眼光？」

「他不是没眼光。」我说，只是没把我当成女人而已。

这该死的辈分哦。

从爷爷屋里出来，已经是半个时辰后的事了，我完全忘了要拿药壶的事，出府了。

我刚来就知道不能完全依附萧府，萧家每个月会给我零用，萧爷爷私底下也会给我塞银子，我攒了一笔。

从一开始只有三张桌子的酒楼，到现在有了五家分店，我也算是小富婆一枚了。

酒楼的事我没瞒着萧爷爷，萧爷爷说我不用来和萧府其他人说，还夸我有生意头脑。

我知道，酒楼生意这么好，除了菜品好，管理好，还和萧爷爷的帮助分不开。

否则我一个无权无势无官职的人，店早就被其他势力吞并了。

我一直忙到太阳落山才回去，带了些菜品回去，萧府人人都有份。

萧老夫人虽然对我诸多不满，可我带回来的菜倒是照吃不误。

哦，还有给九叔带的蜜饯，全京城的蜜饯，就属我酒楼做的最好吃。

不过九叔院门关着门。

我敲了会儿，没等到里面人来开门，倒等来了萧承风。

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蜜饯，狠狠摔在地上，抬手朝我打下去。

忍不了了！

我利索一躲，避开他的巴掌，反给他重重踹了一脚，完了还不解气，又补了两大脚。

萧承风似没想到我敢对他动手，火气嗖嗖嗖地往上窜。

「你敢打我？」他眼底的震惊是要比怒火多一些。

「顾娇娇，我就没见过似你这般心肠狠毒的人，前脚和祖父说你不愿意嫁我，后脚你就逼晗初自尽，她烧了自己屋子，被人救出来时，一张脸都毁了，你满意了！」

萧承风看起来伤心极了，我还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。

我凉凉道：「我是真没看上你，所以，也不会为了你，去逼你那位。」

我说完俯身去捡，被他一把抓了起来。

萧承风跟中邪了一样，说什么都不肯信我的话，我也不会任由他诬陷，吵的不可开交。

不仅惊动了九叔，还把其他人都给惊动了。

「都给我闭嘴！」萧老夫人这次倒是一视同仁了，自己宝贝孙子为了个青楼女子闹，她气的不轻。

我余光撇了眼九叔，他只穿了一身中衣，外面用浅色暗纹长袍罩着，眼底都是血色，柔弱一阵风吹来都能倒，显然才发了病的。

「辞锦，你先回屋，等我出来再收拾这两小兔子崽子。」

萧老夫人给了我和萧承风一人一个大白眼。

「都进屋吧。」萧锦辞道：「承风总这么欺负娇娇也不是事。」

萧承风委屈死了，「九叔，明明是她……」

剩下的话被萧老夫人瞪回去了。

除了萧爷爷，以及不相干的其他几房，该来的都来齐了，萧老夫人问清楚了事情经过。

原来醉香楼那位自尽了，烧了闺房，火从里面烧起来的，等把人救出来，她毁容了。

萧承风本偷溜出去，想见她一面，没曾想看见这样一幕，他细细打听，才知道前几日我跟着他去了青楼。

今日又有人看见我和那位女子一块在酒楼。

我可真是冤死了，那日我去买药无意间撞见，今日是她自己跑来酒楼点了一桌子菜，我下楼刚好遇见，话总共都没说过三句。

「你早就处心积虑了吧？你知道我不娶你，就用这样的法子。」

「顾娇娇，祖父知道你心机这么深吗？枉我们萧府这么对你。」

「啥初心思善良，你就是蛇蝎心肠。」

「萧承风！」

萧太傅夫妻刚要呵斥，萧锦辞先他一步开口了。

萧锦辞平日性子是有些阴沉，可也没像今日一样这般厉色，他脸色极其骇人，把萧老夫人都给吓到了。

萧承风愣怔后，冷声道：「好啊你，现在连九叔都……」

「萧承风。」

这次我倒先萧锦辞开口了。

「我没跟踪你，那日我去买药，无意间撞见你而已！」

「你可别告诉我你去买风寒药，需要你亲自去买吗？看见你的人可说了，你遮的严严实实的，你怎么解释你见不得人的行为？」

「我去买避子药我怎么就不能遮遮掩掩的了？难道我要大肆宣扬我去干什么吗？」

我忍住要揍萧承风的冲动，吼了出来。

这一吼，全场鸦雀无声。

吼时痛快，吼完我后悔了，我眼眶都红了，九叔还在，我难堪到不行。

就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我话里的大量信息时，萧锦辞一把扣住我手腕，把我拽进他院子里，丢下一句话，「谁都不准进来！」

8

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手腕处传来疼痛。

再快要进屋时，我顿住脚步，逼停了他的步伐，「九叔，我……」

萧锦辞看了我一眼，「进屋再说。」

我才看见，他因病而惨白的脸浸出了一层薄汗，我被带进屋里，被他摁坐在椅子上。

他倒了杯热茶塞给我。

我木木的抱着，茶气氤氲，我眼前渐渐浮出了一层雾。

面对众人无非解释的难堪，和被喜欢的男子听到自己最不堪的一幕，我宁愿承受的是前者。

我要走。

我放下茶盏，看见的就是他单手撑在桌子上，脸色极其难看的样子。

他唇角还带了一抹血渍。

我一慌，急忙起身把他扶到床榻上，桌子上有药，喝了一半，明显被打断，这会已经凉透了。

我一擦眼泪，「九叔，我去热药。」

「你过来。」

我以为他有什么事，坐了过去，他从枕头下拿出一块帕子，替我擦去眼角泪渍，「哭的跟着小花猫似的。」

「我没有。」

话这么说，眼泪如雨下，就是这么没用，我在他面前根本掩饰不了情绪。

他明显有些无措，骨节分明的手有些抖，到最后，只能无奈道：「小娇娇，不能这么哭，九叔受不住的。」

九叔有病，是病美人，得宠着，不能有太大的情绪起伏，我没再哭了，就是哭噎止不住。

「不愿意嫁给承风，是这个原因？」

我茫然地看了他一眼，明白他的意思，摇头，「不是。」

「那就是真的有喜欢的了人了？」

「恩。」我没否认。

是啊，我喜欢你呀，喜欢了三年。

「那他和你……」萧锦辞似是不知道怎么说下去，半天都没下文。

我反应过来我话容易让人误会，解释道：「不是他，而且他喜欢的人也不是我。」

「他眼瞎！」

萧锦辞说这话斩钉截铁，我觉得有些好笑。

九叔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你吗？

自己说自己眼瞎，可还行？

「小娇娇放不下他？」

「有点儿。」

「真想见见那个人。」

我：不然你照照镜子？

「你来了萧府三年了，应该听说过九叔的病吧？」

怎么就突然扯到病上了？

「说是娘胎里就带的。」

萧锦辞自嘲一笑，「不是，在我出生后，星象师给我测过命运，说我是星命，日后会给朝廷带去霍乱，所以，萧锦辞只能是病弱的体质。」

「太荒唐了。」我道：「星象算命不准确，怎能听信呢？」

说完我又觉得我话太苍白无力。

这是古代啊，每一个人都深信不疑。

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被试探，被怀疑。」萧锦辞说完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睛，眸色深邃，「小娇娇，九叔好像对一个人做了十分不好的事，可九叔不记得了。」

「有多不好？」

「应该是毁人一辈子的那种。」

「他知道是九叔做的吗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萧锦辞道：「要是知道，可能想杀了九叔吧。」

我刚要说什么，萧锦辞揉揉我脑袋，揶揄道：「别安慰九叔，就像你，能不恨那个人，不想杀了他吗？」

也是。

我想了想，认真地道：「那我就许一个愿，我不恨那个人了，也不去杀他，我希望九叔对不住的那个人也不要去看九叔。」

这话说得的跟个智障似的，可若可以的话，我是真的愿意的。

萧锦辞似是被我荒唐的话震惊到了，老半天都没回神，只是看着我，眼睛里的光深似旋涡。

他敛了所有情绪，道：「九叔出去一会儿，你待在这里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也不要离开。」

他似是还有话要说，最后只丢下一句话。

「顾娇娇，等我回来！」

他很少连名带姓地喊我，还新奇的，我耳朵不受控制的烫了烫。

我暂时也不想出去，等我缓缓，再去找萧爷爷解释吧。

我起身坐到书桌后，我并不是第一次来九叔这里，他也没有不允许我乱碰他东西，可他人不在，不该动的我没动，我捡了本书翻看。

才打开，里面滑出东西，掉地上了。

我俯身去捡，等瞥见地上的东西，我瞳孔狠狠一缩。

我一直挂在脖子上的铜钱，这是原主的，我从原主记忆里探查，是原主爹娘留给原主的，不贵重，就是一枚铜钱，铜钱上刻了一个清字。

铜钱吊坠在那晚上丢的，怎么会在九叔这里？

我脑海里有什么真相渐渐浮出水面，再联想到刚才九叔和我的对话。

是我想的那样吗？

眼泪一滴滴砸在铜钱上，我踉跄起身，听见了外面的脚步声。

9

我跳窗跑掉了。

我一路跑出了萧府，我要出去待会儿，我会疯的。

等我出去，我撞上了一颗大脑袋，我和马兄大眼瞪小眼，我一退八米远。

「顾姑娘，我家晗初姑娘想见你一面。」小丫鬟指指不远处的亭子，我过去了。

晗初姑娘戴了个很大的斗笠，见我来，她撩起了一些，她脸被布遮住，不过还是能看出被烧伤的部分，很是恐怖。

「已经上过药了，不过恢复不到从前了。」晗初姑娘淡淡一笑道。

她是个温柔的女子，说话也温柔。

「顾姑娘，承风哥哥冤枉你了吧？我来是向你赔礼道歉的。」

「其实他人不坏的，是我害了他，让他生了魔障。」

「顾姑娘应该听说过袁府吧？」

「那个被抄了全家的袁府？」

「我本名叫袁芷嫣，我祖父犯了错，满府上下被抄，年满十六岁的男丁全部被斩首，女眷充妓，我就是那时候，入了风尘。」

她说，自嘲一笑，「我和他，自小青梅竹马，我们约定了，要一辈子都在一起的，等我们再大一些，我就嫁他，可惜，我没能等来。」

「那几年，我离了京城，辗转去过很多地方，后来还是回来了，成了醉香楼的头牌。」

「一次意外，他知道了，他想给我赎身，我没要。」

「我不是不想要，我渴望离开，我渴望回到他身边，若我还是干干净净的袁芷嫣，可我不是了，我已是残花败柳，可能顾姑娘会觉得，只要他不在意就好了。」

「可我接过的客里，有朝堂贵人，有些，甚至是是萧太傅的同僚。」晗初姑娘眼底全是落寞。

「这样的我，真的还能嫁他吗？他可以不介意，可萧太傅呢？萧府呢？外人又该怎么议论他？」

「我只能成为他的污点，一辈子都抹不掉。」

「顾姑娘，因为我，给你带来的委屈，我很抱歉，劳烦你替我把这封信给交给他，告诉他，我要嫁人了，让他不要找我了，权当是给我保留最后一点尊严吧。」

我接过信，站了许久，直到晗初姑娘轿子离开。

这世间，多的是爱而不得。

我收了信转身，瞥见萧承风就站在我身后。

他好似被人抽干了所有的力气，双目通红。

我恍惚间明白了。

或许晗初姑娘早就知道他会跟着我出来，才对我说了那么一番话，好让他死心。

「信还要不要？」

「当然要了。」萧承风接过，也不拆，攥着信的手骨节分明。

他样子还怪可怜的，像只被抛弃的猫。

「顾娇娇，对不起。」他忽地别扭地说了一句。

「难得。」

「你……」他一噎，「看看你那眼睛，肿的跟两大泡梨似的，丑死了。」

我撩了撩头发，不忘打击他，「我一个女人哭了就哭了，你个大男人羞不羞，而且，我这是喜极而泣，和你不一样！」

萧承风：「……」

「别指望我安慰你，我还想高兴一会儿呢。」我很是无情。

原来是，九叔啊！

我想过了，那个人如果是九叔的话，我还真没那么伤心了。

甚至觉得，很幸运。

我睡到了自己爱的男子，哦不，他睡的我，哎呀，谁睡谁不重要，重点是结果。

萧承风好像骂了一个脏字，我没听清。

他心情差到了极点，语气也不好，理都没理我，径直往前走，我跟在后面一块进去，我满脑子都是该怎么面对九叔。

我倒是开心了，九叔会开心吗？

万一我要弄错了呢？

恋爱中的女人，哦不，我这还没恋呢，我就开始疯了。

「顾娇娇。」萧承风忽的停下来，他看了我会儿，很是别扭道：「你被……那什么就那什么了，反正你本来也嫁不出去。」

我：你这叫人话？

「要实在……」

「恩？」

萧小霸王像在忍受什么酷刑一样，「你要实在嫁不出去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娶了你！」

「不过你别多想，我压根就没把你当女人，我心里永远只有她一人！」

我白眼翻上天，「不好意思，姑奶奶已经有人娶了，我这就去找他！」

说完我扭头就走，瞥见迎面走来的人。

是九叔。

怎么就来了？

我承认，我就是嘴巴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我怂，我想跑。

我才走一步，就被对方拽住，我被摁到墙壁上。

萧锦辞低头看了我一眼，低低一笑，他扣住我胳膊的右手缓缓滑到我腰间，左手撑在墙壁上，「见我就跑？」

「不是让你等我吗？怎么一点都不听话？」

他抬手在我脑袋上揉了揉。

以前倒不是没被他揉过，可这次，明显不太对劲，好想过分亲昵了。

「我走后又哭了？」

我没回答，主要是觉得有点羞耻，我总不能直接问他，九叔，那晚上的人是你吗吧。

还有别人在呢。

我脑袋一懵，扭头去看萧承风。

四目相对，他眼神跟见了鬼一样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「九九九……你，你们，九叔，你后背怎么有血？」

我扭头去看，脑袋被萧锦辞摁住了，他润声道：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我仰头道。

「没骗你。」萧锦辞道，他眼神里带了几分揶揄，「爹说我身为长辈，为老不尊，打了我板子，本来是想让你心疼心疼我的，现在有点舍不得了。」

10

是我想的那样吗？

「九叔，我们先回去。」

我和萧承风一块把萧锦辞扶了回去，到门口时，他忽的顿了脚步，对萧承风道：「你先回去吧。」

「九叔，我替你上药吧。」

「不合适！」

我还记得萧承风那眼神，分明在说，他不合适，我就合适啦？

等我脱掉萧锦辞后背的衣裳，替他上药时，我总算知道他刚才说的不合适是什么意思了。

他后背除了有被板子打的伤，还有些暧昧的痕迹。

上个药什么的，再稀松寻常不过，可眼下，显然成了一件特私密又刺激的事。

萧锦辞低低一笑，「看到了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小娇娇害羞了？」

「还是小娇娇睡完了九叔，就不想负责了？」

他怎么可以这么直白且不要脸？

还反咬我一口？

「分明就是你睡了我！」

「恩。」萧锦辞嗓音里都透着愉悦，「九叔认，九叔负责。」

好像哪里不大对的样子。

我半天都没说话，萧锦辞忽的扭头，认真地看着我，「你不愿意？」

「没有。」我道。

「那就是愿意了？」

我简直无语，我今日算是体会到九叔不要脸的程度了。

「九叔年纪有些大了，身子又不大好，九叔没底，总要问清楚，小娇娇是不是真的愿意。」

年纪大个屁，也就二十四。

「顾娇娇。」萧锦辞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「你真愿意？」

「愿意的。」我轻声道：「也有些庆幸。」

一开始真是很怕很恨，知道是你后，也难以接受了那么一回儿。

毕竟一个女子在不知情的状况下，遇见了那种事，换谁都接受不了的。

可若是你的话，我努力克服了。

也有些庆幸，不是别人。

头顶传来他爽朗的笑声。

「这么说来，小娇娇对九叔早就图谋不轨了？」

我真是……

「九叔也是。」

在我因他话惊讶之际，我被他捞入怀中，鼻尖全都是他身上淡淡的药香。

他声音从头顶传来，带着丝丝蛊惑。

「顾娇娇，你心跳的很快。」

「呼吸也很急促。」

「脸也红了。」

「萧！锦！辞！」我恼羞成怒。

「恩。」萧锦辞某个开关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，把不要脸贯彻到底，「可那晚上的事九叔不太记得了，只带回了一个铜钱吊坠，小娇娇要不要帮九叔回忆回忆？」

回忆个毛。

爷爷救我！

11

我去了爷爷那里，爷爷还在卧床，不过精神好多了，被某人气的，萧爷爷对于某人老牛吃嫩草的行为表示非常不齿。

他捶床，自己种的小白菜被人连盆端了，还是被亲儿子端的，他愤怒值爆了。

「娇娇啊，是爷爷害了你啊，爷爷要早知道，让你多照顾你九叔，居然把你照顾到他……咳咳……」

及时刹车。

「你要是不愿意，就不嫁。」

我对对手指，「爷爷，我其实，挺愿意的。」

萧爷爷那神色，跟雷劈了一样。

他连我都不见了，估摸着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我从孙女转变成儿媳妇。

我也知道，萧锦辞被打是因为和爷爷坦白那件事，他还说要娶我。

爷爷别扭了三天，开始替我们张罗婚事了。

他开始想着抱我和萧锦辞生的孩子，毕竟家里最小的孙子，就萧承风，他实在太不乖了。

可我心里一直不安，源于那位一直没出现的女主。

一天晚上，我在看账本，萧承风抱着一口箱子进来了。

「咣当」一声，箱子放桌子上挺大声的，他脸上染了驼红，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，我让下人都出去了。

「还你的东西。」

我打开箱子，里面都是萧承泽从我这里抢的金银首饰。

「她嫁人了，我不用替她赎身了。」

「她嫁给了一个屠夫。」

「她那么好，善良温柔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怎么能嫁给一个屠夫？」

「那个屠夫大字都不识一个，往后她日子可怎么过？」

「顾娇娇，我一直欺负你，抢你东西，我知道你一直都讨厌我，你揍我吧，我不还手。」

「当真？」

「揍。」

我撸了袖子，抓住他胳膊，一个过肩摔，把他撂了。

萧承风似是没想到我真会动手，懵了一瞬，和我打了起来。

准确的来说，我单方面碾压他。

他求揍，我要发泄怒火。

虽说知道萧小霸王本心不坏，可他过去所作所为真的可气。

我出够气了，萧承风也顺气了，我两排排坐在屋前台阶上，拎着酒壶喝酒。

「顾娇娇，九叔表妹来了你知道吗？」

「谁啊。」

「就那个叫什么青青的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脑子里「嗡」的一声，「你说谁？什么清？」

「九叔远房表妹啊，小时候来过家里，就叫青青，姓什么我也不知道。」

云清！

原女主来了。

12

我拔腿往九叔院子里跑去。

九叔和云清并排站在院子里一颗海棠下，九叔清隽，云清玲珑可爱，站一起，说不出的般配。

云清不知道和九叔说什么，惹的九叔发笑。

故事里的男女主，是一定会在一起的吧，我只不过是九叔意外里的一段小插曲。

九叔人好，才会说要娶我的话。

我站了许久，没勇气进去。

论出场，我输。

论温柔娴熟，我输。

这日子没法过了，黑化吧。

我情绪酝酿到极致，转身要走，被人一把拽进去了。

「大半天不进去，你杵着当门神啊。」

是萧承风。

我他妈……你撒手。

萧承风无视我抛给他的眼神，「九叔。」

故事里的男主女纷纷转身，默契的像排练过千百遍一样。

「娇娇，这是青青。」

「表嫂好。」女主冲我甜甜一笑，圆乎乎的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梨涡，看起来又软又萌。

可爱到爆炸，想接。

别说男主了，我都想把女主占为己有了。

还没等我和女主正儿八经的对上话，我身边的萧承风道：「你牙齿上是黏了糖吗？」

人女主小姑娘脸唰地红了，捂着嘴满脸难以置信，却在下一刻，气成河豚，「是口脂，口脂！」

我无暇顾及两人的争吵。

九叔脸色不太好。

「无碍。」萧锦辞扯出一抹难看的笑容后晕过去了。

九叔发病了，来势汹汹。

13

我才明白，女主会医术，此番来就是给萧锦辞治病的。

原本来的应该是女主爹的，女主爹外出了，只能换来她。

大门紧闭，我们所有人都在门口焦急的等候。

一直等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云清才顶着一双黑眼圈出来，她差点站不稳，我和萧承风同时扶住她。

「我九叔如何了？」

「不太好。」云清道，她有点脸红，似有难言之隐，「表哥前不久应该才中过那种药，里面掺了毒，进入他五脏六腑了，没有解药，我也解不了。」

「让小爷我抓住是谁给九叔下的毒，我抽了他的筋！」萧承风架势像是要抄别人家。

我幽幽道：「龙筋不好抽。」

「啊？」

我声音比较小，两人都没听清楚，我对他们道：「我听说有个世外高人来京城了，我去打听打听。」

说完转身就跑，又折回来，我看向云清，声线微颤，「云清姑娘，若……照顾好九叔。」

许是我神色太凝重了，云清一脸懵。

我转身出去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烈。

我拿了萧爷爷令牌入了宫，皇帝在丽妃的温柔香里做着两人运动，生生被我打扰了，他脸色难看的像是不举了一样。

皇帝一副你要是没要紧事，朕要你死的便秘样，「何事？」

「解药！」

皇帝眯着龙眼，装聋作哑，「萧家丫头，有病找太医！」

「萧锦辞的解药。」我直白道：「皇上不会不知道吧？」

皇帝眯了眯眼，龙爪在椅背上搭了搭，「朕听闻，萧家近来有喜事，看来新娘就是你了？」

「我说是，皇上给解药吗？」

皇帝起身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圈，眯着危险的龙眼，「你入宫，朕给他解药！」

因为一个荒谬的星命，萧锦辞忍受了二十多年病痛，如今还想让我入宫钳制他？

我气的想戳瞎他龙眼。

14

和皇帝说萧家忠烈不会有反心是没用的，他要是信，萧锦辞就不会有这么多苦难。

我沉稳道：「国库空虚，若边境起战事，恐撑不过三年吧。」

这也不算秘辛，可惜要填补空虚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我从袖中拿出一本册子，递了上去，「若皇上放过萧锦辞，我愿意年年供奉银子。」

皇帝接过，龙爪随手翻了几页后，他被惊到了。

不是我吹，我酒楼那些人私底下都喊我一声顾财神。

我京城的确只有五家店，可我也不仅仅只赚这五家店的银子，这就要说到现代的加盟模式了。

咳咳，扯远了。

「而且，萧锦辞永不会入朝为官！」

皇帝沉默良久，抬眸道：「若你们生下儿子，亦是如此。」

就这么一位领导者，我真觉得给他当官没什么劲。

「好。」

我是不指望皇帝给我立个字据的，立了证据就等于证明他针对了萧锦辞，上位者是不愿意留下污点的。

他也不担心我不给他银子，再不济，还有萧府呢。

我带上解药，出宫了。

我回了萧府，进了萧锦辞院子，很奇怪，他屋子外没人守着，门虚掩着，我推门进去。

云清趴在萧锦辞床边睡着了，她伸出的手被萧锦辞抓住。

我瞳孔狠狠一缩，呼吸都乱了。

「表嫂？你回来了？」

云清起身，萧锦辞抓的挺紧的，她一时没挣脱开，推了好几下，她才睡醒，表情都是懵的，「找到那位高人了么？」

15

「找到了。」我淡声道：「这是解药，你看看是不是真的。」

云清接过检查，一喜，「是真的，表哥有救了。」

她欢欢喜喜地给萧锦辞喂药。

我从一开始喜欢上九叔，就输的一败涂地。

我当夜就去了酒楼，把送入宫的银子清点出来，连夜送入宫，狗皇帝对我表现十分满意，第二日小锦旗就送来萧府了，把我好一通夸赞。

又给我封了个县主。

有名无实的那种。

还说萧家教导有方，每个人都有嘉奖，除了萧锦辞。

看似嘉奖，实则监视。

萧爷爷因为九叔的事也渐渐看明白了，天大地大，府里人安危最重要。

萧家其他房的叔叔伯伯也都很和睦，而且在朝堂上很佛系，不争不抢，狗皇帝对萧家其他人顾虑倒是不深。

第二日，九叔醒了。

我熬了点鸡汤带回去。

「听青青说，是你找到的解药？」

「恩，一位高人给的。」

「小娇娇长大了，有心事了。」萧锦辞道，眼神里带着看穿所有的冷静。

我没由来的烦躁，「九叔既然知道了，何必还问我？」

「他欺负你了？」萧锦辞问。

「没有。」我说，「就是花了点银子，挺多的，我有点心疼。」

萧锦辞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又道：「而且我私自替你答应，你以后都不能入朝为官了。」

「你儿子也是。」我补了一句。

「我们的。」萧锦辞纠正。

「你真的想好了要娶我吗？」

萧锦辞敛了所有笑意，眸色深邃，「不信我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是九叔之前话没说清楚？」

我没说话。

「看来是了。」

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你娶了一个聪颖贤惠的女子，我只是个不相干的人。」我道：「九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，我不是……」

我后脑勺被扣住，往他身体方向一拉，他覆了下来，吻住了我。

他唇瓣温热，我心悸动的不像话。

他松开我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「顾娇娇，我认定的人只有你。」

「我不是因为那件事才想娶你，是一直想，之前不说，是怕吓到你，毕竟担着个长辈的名头，对小侄女动心思，未免也太畜生了些。」

心底，一直有我吗？

不是我一个人一直在单恋他吗？

「顾娇娇，是我做了什么，让你误会了吗？」

我没想到他会这般通透，我要再扭捏，就真的矫情了。

「我昨晚回来时，青青姑娘在你床边睡着了，你拉着她手。」
我声音挺小的，拈酸吃醋这种事被摆出来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

「有这事？」

萧锦辞神色不似说谎，他沉默了会儿，喊了下人进来，「去把小公子喊来。」

萧承风很快过来，「九叔，什么事啊？」

「昨夜你干了什么？」

「我什么都没干啊。」萧承风说完，目光在我和萧辞锦中间打了个转，他乐的直抖大腿。

「顾娇娇，你不是吧，这就吃味了？」

「说人话。」萧辞凉凉道。

萧承风「哦」了一声，「九叔那会不是没醒吗？一直喊着你名字来着，我看青青睡着了，就把她手给凑过去了，让九叔凑合着抓抓，果然啊，九叔抓到手就安静了，老子可真机智！」

16

机智你个毛。

但凡正常点的人都干不出这种蠢事。

我看向萧辞，他温柔地对我说，「你是他长辈，长辈教训小辈，别客气。」

萧承风被我揍的嗷嗷叫。

青青进来了，听说了始末，红着眼踩了萧承风一脚，「你是猪！」

萧承风回，「你是猪，你全家才是猪。」

气的人小姑娘直跺脚，他本人跑掉了。

「云清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」我隐约察觉出小姑娘心思，和我当初一样，安慰道：「还有，误会了你，抱歉。」

「啊？表嫂，我不叫云清啊。」

这下轮到我懵了。

「我叫李青青，青山的青。」

我是谁，我在哪儿？

「云清不是表嫂吗？」

我怎么就成了云清了？

「表哥告诉我的啊。」李青青道：「那晚我刚来，来探望表哥，我和表哥在海棠树下聊天，表哥说你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云清，一个叫顾娇娇，表哥和我说了你许多事呢，表哥还想让我帮他挑选簪子，说要送你。」

我：……

萧锦辞也是惊讶我居然不知道这事，「要不你去问问爹？」

我飞奔出去找爷爷。

萧爷爷听说后，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这不当初一心想让你嫁给乘风那小子嘛，又不想让你没娘家委屈，就想让你认在萧府旁族云家下当义女，我看你脖子上挂着的铜钱上有个清，索性就给你取了名叫云清。」

「谁知道后来那锦辞居然把你给拐跑了！」

我记起来了，原文说的是，萧家来了个远房侄女，后认到旁族云家门下，这位侄女就是女主，我一直想着是李青青，合着居然是我？

搞了这么久，女主居然是我自己？

我吃自己的醋，吃了三年？

这日子没法过了，黑化吧。

17

一个月后，我和萧锦辞成亲了。

萧锦辞病虽大好了，不过对外还是孱弱的体质，喜宴上也只是客套的敬了一圈酒，就回了房了。

凤冠霞帔，喜帐红烛。

萧锦辞挑了喜帕，喉结滚了滚，润声道：「顾娇娇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」

话落，他吻覆了下来，落在我腰间的手轻轻一拽，冰肌玉骨，是陌生而又刺激的悸动。

我从来不知道，萧锦辞私底下是这副样子，玉颜上染了一层脂色，微微喘着，喷洒出来的气息滚烫。

十足的妖孽。

我似一夜扁舟，被他牵引着，沉浮飘摇。

「九叔？你没事吧？他们说你不舒服。」

颇好的兴致忽的被打断，不上不下的被吊着，难受极了，萧承风催命一样的敲门。

我和萧锦辞动作都顿了。

萧承风绝对是我幸福道路上的绊脚石！

「无事。」萧锦辞不开口还好，一开口，声音哑到了极致。

萧承风更急了，催命一样的敲门，「顾娇娇，你说句话啊，我九叔没事吧，怎么声音都变了啊，你悠着点啊，我九叔……李青青，你踩我脚干嘛？」

「你爹喊你！」李青青死拉活拽，把人给拉走了。

我松了口气，对上萧锦辞目光，我脸一红，「要不……」

「继续。」

帷幔落下，掩映一室旖旎。

